

# 高山攝影

## 從林班人員拍到旅遊觀光

文／劉克襄（作家）

圖／方慶綿



■ 從圓峰附近望向玉山主峰和玉山山東峰，此照片約莫1930年拍攝，右為方慶綿先生。

博物學者鹿野忠雄（1906-1945）初回攀登新高山（玉山），早在1926年春天。

此時，他來臺就讀臺北高等學校已第二年，終於展開這一山區的長年踏查。但不知有無機緣，遇見一位同年紀的攝影家，背著相機。後面還有僱工扛著諸多器材，尾隨其後，一樣奔走於山林。

2年後，鹿野設定了一樁大膽計畫，1928年5月準備從阿里山出發，翻越新高山一帶山區，再南下六龜。

日後在攀登〈卓社大山登行〉一文裡，他特別提及，新高山南邊山區是阿里曼·西肯和其族人活動的區域，橫越確實有不少風險。此外，阿里曼的兄長，拉荷·阿雷風風火火的事蹟，鹿野同樣知悉。

當他在中央山脈進行多回橫越和調查時，這位布農族英雄的傳奇也在開展。拉荷·阿雷帶領南下的族人，在荖濃溪上游東岸，建立了Damuhu（玉穗社）部落。耕獵自給自足，同時保持高度警戒，繼續對抗日本人。

雖說此時面臨部落出草的威脅，鹿野仍執意冒險。怎知，意外罹患熱病，不得不返回臺北，休歇近50天。但暑假到了，他顧不得醫師的警告。7月10日，再度奔向阿里山，邊採集邊休養。一個多星期後，大概被眾人勸阻，再次取消念頭，改往南投的卓社大山。

7月19日，在畫家鹽月桃甫等高校老師送行下，鹿野依依不捨地離開，再度坐上火車回到嘉義。下了山，等待縱貫線火車前往二水之際，鹿野抽空在街道徜徉。

### 百年前的嘉義繁榮盛景

嘉義車站一出來即圓環交通中心，5條馬路通往不同方向。不知他選擇散步的街衢，到底是哪條。閒暇時，我最喜歡走逛的是狹小的中正路。倒不

是那兒集中了2家火雞肉飯店面，而是一路可看到嘉義老舊的生活街景。

1920年代中旬，此街也最熱鬧。旅舍、山產行泰半集中於此，緊接著是市場、醫館和酒樓等等。鹿野描述的「紅磚建築物」、「亭仔腳」，還有諸多小吃、冰店和水果攤，這裡都緊緊毗連。隱隱感覺，鹿野若有逛街，合該是此條馬路。

日後，在《山岳》（1931）雜誌，他描述的那天街景如下：

街上行人似乎都陷在一個叫盛夏的坩堝中。太陽西斜了，卻未減弱熱力，照射反而愈加猛毒。在紅磚瓦建築物的環伺下，我感到一陣眩暈。

站前廣場，奇特的野臺戲正在上演，亭仔腳有漢人苦力在午睡。賣冰者的鈴噹聲、小販的叫賣聲……到處充滿喧囂，聞之不快。汗臭味也瀰漫於大氣中，撲鼻欲嘔。這些噪音和汗臭，以及紅磚屋，或美其名為異國情調，可我這樣熱愛登山者，如何能消受？此時，更加熱切地懷念著夏日山區。

盛暑熱到沸點了。亭仔腳的水果攤上，污濁的紅色漆盤盛滿著夏季的水果——木瓜、芒果、鳳梨、龍眼、蓮霧等，在熱氣中，好像快要融化。

或許是大病初癒，加上炎炎夏日，鹿野懷念的都是高山的涼爽。對城市街景的描述充滿不安，缺少愉悅的感

受。相較於部落的風物，鹿野對漢人在城市的生活，明顯地充滿疏離。

但1941年，在《民俗臺灣》卷頭語〈最近偶感〉，有一慨嘆，或可做為其日後觀看漢人生活風土的微妙轉變。他發現，臺灣原住民（高砂族）文化，深受福佬人與廣東人的影響，而福佬人與廣東人的文化則來自於中國南方。因而研究原住民的文化，不應只侷限於原住民文化本身，還得將中國南方文化納入研究之中，使其研究更加完善。

只可惜，他在戰爭末期消失於南洋。反而是國分直一，因為執教於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，日後在臺南進行了更多地方鄉土的田野調查。

同樣時節，前幾年，我沿著鹿野可能散步的街道，往東前去。夏天時，遇到一處賣仙草的攤位，年輕的店面雖然時尚，但亭仔腳擺了昔時販售仙草的竹製器物。探問何以如此，他們說日治時代有位阿伯在此賣仙草。他們雖無淵源，卻想要把這個仙草販售的面貌承傳下來。我彷彿看到了，當年鹿野遇見的，殘剩的亭仔腳風景。



1929年廟會遊行經過新高寫真館，畫家陳澄波「嘉義街景」也曾以此路口為創作素材。



■ 1926年方慶綿先生

那一年，在等待火車進站時，不知鹿野有無再往前，散步到中正路和光華街的交會口。

那裡有一家「新高寫真館」，位於5條大馬路匯集之處。有一回，周遭舉辦廟會活動，寫真館的主人站在一處高點，將自己開設的店拍攝入境（1929）。

恰好，畫伯陳澄波老家，位於附近不遠的國華街、蘭井街交會處。同一場景的街口，他的畫作「嘉義街景」（1934）後來也出現。如今寫真館是間5層樓的建築，「大興繡莊」在此營業。

### 高山寫真在嘉義的發展

寫真館的主人叫方慶綿（1905-1972），開館才一年多，平時以結婚喜慶做為拍攝對象。但他還有一個特

殊的工作，其他攝影師萬萬沒料到的，恐也不敢貿然嘗試。

此專業為高山寫真。1920年代相機與照相技術發展尚未純熟，年少的他跟隨師父白井直義，在集集「白井寫真館」當學徒。主要是拍攝紀念照，供來臺工作的林業伐木作業人員收藏。15年間，他不時背著笨重的攝相裝備與器材，跟著師父奔波。

1927年，白井直義勉勵他，前往嘉義打天下。那裡既有學校，又是阿里山的玄關，林木業工作者更多，相當適合寫真業者發展。日後，他便接受指引，在嘉義落腳，開設「新高寫真館」。

另一契機是，登山休閒風氣也已開啟，學生和教職員經常前往阿里山旅行，或攀爬新高山。一般人難得上山，總希望留下圖像，以資見證。方慶綿知道這是一個商機，因而決定上山幫遊客拍攝人像。

唯此時，早有日本攝影家林久三、小野尚美堂在此營業。他們拍攝的風景區域，多半選擇在阿里山。方慶綿不好跟人爭，遂轉為新高山的路線。1926年，阿里山方向的新高登山道路，舉行道路開通儀式。登山口在沼平車站側邊，自是方便他的工作。他因為多在新高山登山路線拍攝，遂被稱為「新高方」。

至於林久三，1927年4月20日，主編《阿里山新高山景色寫真帖》攝影集，或值得一記。此書由其自創的臺南中央寫真館發行，日本別府市二



■ 從祝山遠眺玉山

松堂寫真印刷所印刷。全書刊載了 49 幅有關阿里山林業、鐵路沿線，以及新高山（玉山）的風景攝影，誠為當時旅行阿里山的重要指南。中央寫真館位於大正公園，戰後一度改為再生醫院。1950 年，因緣際會，由福建來臺的黃桂秋接手，續開設照相館。

1928 年 12 月底，小野尚美堂也出版了《阿里山和新高山寫真帖》攝影集，不論封面和內容愈發豐富多樣。全書刊載了 25 張圖片及說明，簡要介紹阿里山、新高山一帶風景，以及阿里山鐵路、學校和神木等風物，但最主要的還是介紹林木相關作業。此書一樣在日本東京印刷富士印刷，發行所為臺南州嘉義郡帝國在鄉軍人會阿里山分會。

方慶綿抵達後，2 位日本人又陸續工作了 2 年，換岡本謙吉接手。未幾，岡本還成立阿里山唯一的寫真館「岡本支店」，繼續在祝山和阿里山拍照。不同於林久三、小野尚美堂和方慶綿，岡本還舉家搬到阿里山，子女也在此出生。在地設有照相館，不僅省去攜帶器材和沖洗照片的不便，還能更精緻地拍攝人像。

方慶綿依舊在新高山一帶拍攝，也常去岡本支店，2 人保持著友好關係。彼此不時討論攝影技巧，相約到新高山和阿里山一帶拍照。根據吾友攝影家陳月霞生《阿里山物語》（2015）的描述，「他們發現位於第一林班苗圃旁邊的 2 個終年積水池，頗具遊覽觀賞的價值，是阿里山理想的新景點，只是如何說服遊客，則考驗著人的智慧。（此兩個窪池也就是後來的姐妹潭）」

此時，方慶綿繼續靠寫信，寄到各個學校接案。接下 40 年的歲月，他經常深入新高山，為那些好不容易到此旅行和登山的人攝影留念。北邊水裡坑口的新高山登山道路，早在 1924 年已開闢，登山人也不少。因而他有時還遠到八通關。除了登山遊客群相，他還意外地使用相機，忠實地捕捉了新高山彙的山川地景。

當時往返嘉義的交通，全靠阿里山林業鐵路來去。為了方便工作，除了冬天，他幾乎長時下榻阿里山閣。此間百年高山老旅館，建於 1918 年，原本是木造二層樓房，接近沼平車站和梅園、姊妹潭等地。1982 年重新改建為三樓洋房，即今之外觀，屬於阿



■ 日治時期新高北路，八通關草原上的八通關駐在所。

里山森林遊樂公營的大飯店。目前由阿里山鄉公所，以公共造產方式經營。

方慶綿不僅長時旅居，甚至在旅館設置暗房，隨時沖洗相片寄下山。長年工作下，他來回新高山高達千餘回，因此獲得「新高伯」的雅稱。

### 因拍照而設籍的緣分

著名的鄒族音樂家高一生，想必認識他。方慶綿為了工作方便，長年待在阿里山，甚而設籍於下榻的旅館。1949年換發國民身分證時，高一生便以吳鳳鄉鄉長身分，頒發當區第一號給他。

當時，攝影師攜帶的器材，機身由2個直插式的暗箱組成。暗箱之間有一個可隨意伸縮如蛇腹的皮箱連接，藉以調動鏡頭的距離。前面木箱是鏡頭，後面是玻璃的笨重底片。鏡頭已夠重，每張底片又有一、兩公斤。攝影者的負荷自可想像。

由於攝影器材重達20多公斤，加上吃重的玻璃底片。他往往得雇請

布農族或鄒族壯漢，幫忙扛負器材。1個人1次，大約只能帶4到6張玻璃底片。在新高山拍攝紀念照，1組3張要價6元，當時小學教師的月薪只有30元。但人生就只這麼一回登頂，總得留下紀錄，因而人人趨之若鶩。

當方慶綿攜帶笨重的傳統攝影器材，現身於高山，尤其是在新高山山頂，勢必會引發登山者的注意。何況是，像鹿野這樣的博物學者，最想攜帶一部輕便的，進行田野記錄。

方慶綿初回登上新高山（1927），緣自於登山風氣已打開。鹿野在5月，陪同老師橫山桐郎，以及蟲友神谷一男、明石哲三前來。7月中旬，為了採集蝴蝶，再專程登頂2回，守候多時。1928年則在沼平一帶養病、採集。2人都因工作，必須長時滯留高山，說不定遇見過好幾回。

1931年夏日，鹿野再度回臺，此回從水里，循八通關越道路上行，一路舊地重返。眼見登山活動愈發炙熱，還有為了沙里仙溪伐木，道路大興修築，不禁興發慨嘆，憂心國立公園生態環境的破壞。

但攀登新高山已成為某種儀式，尤其是阿里山旅遊，更成為臺人必訪景點。緣於此，諸多登山團體，尤其是各地中學，常邀請方慶綿隨行，幫忙他們拍照。有時，方慶綿甫從新高山山頂下來，途經阿里山，又接到通知，遂再度重返。有時天氣晴朗，乾脆待在山上等候。



■ 背負地瓜的鄒族獵人和婦人



■ 1967 年下雪的排雲山莊



■ 玉山（新高山）山頂神社、三角點、木標柱和四角錐木架（測量用規標）。

從方慶綿留下的照片，大抵可判斷，拍攝的位置，主要在鹿林山莊至塔塔加，以迄排雲山莊和新高山山頂，新高北峰或圓峰偶爾前往。至於東埔一線八通關越道路，可能有少數幾回。

## 高山觀光的珍貴影像紀錄

1926 年，方慶綿爬上新高山主峰時，底片裝的萊卡相機已問世。到了 1930 年代初，東京早有販售。此一訊息清楚告知，日後上高山，攝影師無需再如此負重。

1929 年末，新埔姜家後代鄧南光，前往東京留學，花了大部份積蓄，終於購得一部二手的萊卡相機。平日即攜於街頭，大量拍攝行人風物。1933 年 5 月，鹿野回到臺灣調查時，同樣獲得了夢寐以求的萊卡。此後，諸多次高山（雪山）一帶和聖稜線的地景，都用此部相機拍攝。

方慶綿前半輩仰賴傳統笨重相機維生，日後得知器材改善，不知心情如何。而又是何時，才改為此款具有革命意義的機種，不再背負笨重的器材，頗耐人尋味。

「新高寫真館」在嘉義經營 80 多年。後來相機再次革命，數位時代到來，傳統相機店難以存活。2008 年，方慶綿的大兒子只好結束父親的志業。

2 年後，家族蒐集方慶綿遺留的新高山、阿里山地區玻璃底片，還有日治時期和戰後臺灣各地風景照黑白底片，以及古董木製照相機、自製印相機，自製登山冰爪等珍貴文物，無償捐贈給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典藏。

百年前以迄千禧年，新高山和阿里山林業等等，珍稀的高山影像見證，何以有如此豐富的影像存檔，日人林久三等人明顯留下了精彩見證。但無庸置疑，方慶綿也撐起了半邊天。📷

（參考文獻請逕洽作者）

註：本文照片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授權使用。

照片捐贈者：方重雄、方智諒、方智弘先生與方慶綿先生影像創作暨文物。